

# 羅列將軍的一生

謝應芬

## 投筆從戎好學深思

羅列，別號冷梅，福建長汀人，生於民國紀元前六年（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羅家長汀望族，耕讀相傳。其先祖才元公，致力地方教育及慈善事業，德澤廣被。父碧文公，飽學之士，隱居家中，以待親課子為樂，持身剛正，甚受鄉里敬重。

羅將軍自幼勤勞苦讀，聰穎過人，八、九歲時，已熟讀經史，十歲入小學，十七歲以榜首畢業於舊制縣立中學，民國十三年負笈廣州，就讀於省立高等師範學校。這時革命風潮正澎湃瀾漫於嶺南，羅將軍激於救國大義，於十四年秋，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科，親承校長 蔣公介

石的教誨，研習革命理論，潛心軍事政治，品學兼優，識見超卓。

十五年十月畢業，留校任第六期入伍生團少尉排長，北伐軍興，自請調赴前線，初任第二十二師六十六團中尉排長，旋以戰功，先升任上尉連黨代表，後轉任連長，隨東路軍進入浙江、江蘇，參加建德、桐廬、龍潭諸戰役。龍潭一役，率部扼守要衝，對抗強敵，雖傷亡枕藉，仍能屹立不搖，達成任務。

十八年八月，升獨立第三旅少校營長。十九年一月入軍校高級班受訓，九月任新兵訓練處中校大隊長，適逢中原討逆之役，奉命任隴海線上馬牧集的守備，果敢應戰，擊敗石友三部騎兵，建功甚大。二十年三月，調第四十九師中校主任

參謀，未及一年，以第一名考入陸軍大學第十期受訓，二十四年夏畢業，以成績優良入陸軍大學兵學研究院第二期深造，結業後，留任上校兵學教官，好學深思，教學相長，為陸大最受歡迎的教官。

「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應胡宗南將軍之邀，出任第一軍少將參謀長，勳助戎幕，先後參與楊行、劉行、蘆漢濱、蘇州河、無錫、浦口、滁縣等戰鬥，迭予敵人重創，完成艱苦任務。

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南京棄守，第一軍奉令由浦口調蚌埠佈防，羅將軍研判敵情，斷定日軍將在鎮江以西登陸，阻擊我由南京向皖北撤退的部隊。同時他在地圖上又看出鎮江有一條道路，直達滁州臨淮關的淮河流域，可能被敵利用，這一秘道捷徑，必須預加防範。立向胡宗南將軍建議，調遣一個師的兵力在浦口以北，扼守津浦線的白果山，以掩護大軍轉進的側背安全，胡將軍立即照辦，派七十八師担任此一任務。該師甫抵指定陣地，即獲知日軍已在鎮江西岸登陸，正選擇秘道，直奔皖北，經七十八師奮戰堵截，擊退登陸日軍第三師團，使我數萬大軍得以安全退守蚌埠重鎮。事後胡宗南問羅將軍：「你根據什麼會產生這樣正確的敵情判斷？」他說：「當參謀的應時時研究作戰地圖，地圖上的知識，容易引發人的靈感，我這次的防敵構想，即是來自看地圖的靈感。」

二十七年一月，升任第十七軍團少將參謀長

## 熱研地理

## 秘道阻敵

民國二十六年，「八



民國二十四年羅列將軍任陸大兵學教官時隨侍校長 蔣公留影

圍日軍第十四師團於興隆集、羅王砦一帶，實施步兵與裝甲部隊聯合攻擊，痛殲敵軍，斬獲無算，敵酋土肥原僅以身免，阻止日敵向我中原地區擴張。這幾次勝仗，羅將軍敵情判斷的正確，作戰指揮之穩健，功不可沒。

### 統率新軍攻堅平叛

二十八年八月，任四十八師少將師長，四十八師是由軍政部補充兵訓練處，第一、第八兩戰區各軍補充團，及豫、陝兩省部份地方團隊，混

合成，官兵素質不齊，紀律渙散。他以夙夜匪懈的精神，嚴加整訓，不到一年的功夫，即成堅強的勁旅。二十九年有新疆「伊寧事變」，四十八師奉令馳援平亂，以僅有的輕型戰鬥裝備，對抗擁有俄援飛機、坦克及重砲的維吾爾叛軍，經過數晝夜血戰死拚，全師忠勇奮戰，擊敗頑強的叛徒，曾奉層峯嘉獎。

羅將軍平日在部隊對人講忠恕，處事循規矩，律己重嚴謹。因此，部屬暗中以「聖人」為其代號。他不特在日常生活作息與官兵打成一片，同時在教育訓練上，亦經常與幹部研究討論，謀求戰鬥技能的改進，戰鬥力量的提高。全師官兵既視他為可親的長官，亦尊他為可敬的業師。

### 預立遺囑進攻延安

三十四年一月，由軍校第八分校主任，調升第一軍軍長，晉階中將，八月日軍投降。第一軍改編為第一整編師，任師長。奉命率部由潼關渡河，進入山西，協同友軍收復被共匪佔領的浮山、聞喜、曲沃、趙城、霍縣、洪洞、臨汾、蒲縣及大寧等縣，殲滅共軍甚多，戰果輝煌。

三十六年春，政府決心收復延安，摧毀匪偽赤都。斯時國際共黨會議，正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宣

稱：共匪力量雄厚，足以保衛延安。經我偵悉，延安駐有匪三旅九團制的正規師和警備師各一、教導師一，另有若干警衛團隊，共十餘萬人。共匪以正規師佈署於咸榆公路正面，警備師佈署於公路以東地帶，教導師配備於臨真鎮、延川之線。國軍以四個整編師及機械化部隊一部，編成左右兩兵團，左兵團由劉戡統率，右兵團由董釗統率，羅將軍所部隸屬右兵團。

自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開始集結部隊，十三日各軍分向匪軍逼進，十四日與匪軍局部接觸，十五日右翼部隊整編第一師，攻至臨青鎮以南地區，匪軍集結精銳，在延安外圍據點，頑抗固守，羅將軍親率所部，裹乾糧，荷槍彈，行奇襲作戰，攀山越嶺，以拊敵之背，十七日攻克臨真鎮，十八日佔領金盆灣和三十里鋪，擊潰匪主力部隊，截斷其退路。一氣攻下延安東城的寶塔山，使匪胆戰心寒，倉惶逃竄。十九日正午羅將軍率部首先進入延安城，共軍遺棄的菜飯猶有餘溫，毛朱等匪酋僅以身免。此役斃傷匪軍一萬六千餘名，俘匪萬餘。中外報紙一致稱譽羅將軍為龍城飛將，用兵神奇。

羅將軍奉命進攻延安之初，即抱定必死的決心，以堅定官兵求勝的信念。當上級決定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對敵攻擊時，羅將軍召集會議，宣佈作戰要旨，有人起立發言，說十三為不吉祥的日子，建議延到第二天清晨行動。他立刻批示：「我已寫好遺囑，送到西安，你們還談什麼日子不吉祥的問題。」一時全體感動，敬謹接受他的指示，圓滿達成任務。



民國五十年元月九日羅列將軍應邀訪美在五角大廈接受贈勳。

### 戡亂關中解危成渝

三十七年七月調任整編第一軍軍長，率部戡亂，奔馳於陝、晉、豫三省之間，曾在涇渭河谷之戰與陝東之役，大敗彭德懷、賀龍、王震等匪部，穩定關中局勢。

三十七年十二月，奉調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參謀長，襄佐胡宗南將軍重整西北戰場，調整

作戰佈署。三十八年一月徐蚌會戰失利後，匪軍在京滬得勢，即由湘鄂直薄四川，重慶成都告急，西安綏署所屬部隊奉令移川增援，越秦嶺，過隴南，千里行軍，多面遇敵，部隊損失重大，但全體官兵於三十八年多抵達防地後，再振士氣，先阻擊匪軍於重慶南溫泉，繼制伏叛軍劉文輝等部於成都外圍，使因留成渝雨地的中央各單位軍公教人員，安全脫險，空運來台。

三十八年十二

月，西安綏署撤銷，胡宗南將軍受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代長官，待命進駐西昌，這時羅將軍的新職，尚未派定，乃以無職之身，隨至西昌，共赴患難。

### 漢高故事

#### 自比紀信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達西昌，受命為西南長官公署參謀長，清點突圍入康部隊，已不足五千人，加上收編當地民間武力，亦未超過一萬

人，經三個月的努力，整頓經營，部勒方定，匪已挾十萬之衆，自川、滇、黔分途進犯。因衆寡懸殊，奮戰兼旬後，我軍傷亡慘重，西昌危在旦夕。中央下令撤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指示胡宗南將軍將部隊交給高級將領統率，飛台灣待命。當時胡宗南將軍認為可以託交部隊的人，祇有兵團司令胡長青，但是胡長青要三天後才能趕到西昌，而局勢已等不了三天，胡宗南決心自己留下來應付危局。

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深夜，羅將軍請趙龍文過其辦公室商量，他說：「胡兵團司令長青，要三天以後才可以到瀘沽，別的人不能交託部隊，部隊不能交，胡宗南先生就不肯走，也就脫不了這個險境，爲了要解這個結，只有我來担起這個任務。」趙龍文立即站起來，緊緊地握住羅將軍的手說：「這是何等忠義凜烈之舉，我深深地敬佩！」羅將軍接着說：「這是一封信，一兩金子，一枝自來水筆，請你到台灣時，交給我的內人。」

然後羅趙二人一同往見胡宗南將軍。胡不待他們開口，先指着趙龍文說：「你是不應該留在此地的，早上就要走，這是我十年的日記，請你帶到台灣，有空整理一下。」趙龍文說：「服從命令，是今天大義所在，此其一。共匪八路進兵，要活捉胡宗南，我們不能上當，此其二。反共不是一天完成，真正的鬥爭，要從今天開始，此其三。」接着大家都講了話，一直挨到清晨四時，羅將軍最後發言，他說：

「當年漢高祖築陽被圍，假若沒有紀信代死



羅列將軍（右）與本文作者謝應芬將軍（左）合影。

，以後的歷史可能全變了。我們犧牲多少人，對於歷史沒有絲毫影響，胡先生犧牲了，將來七萬多的學生、三萬多的幹部，誰能號召得起來，領導得起來，再與共匪作殊死戰呢？所以我壽思再四，決定由我來作一個紀念。」

這番話，感動了大家，也說動了胡宗南將軍，於是胡宗南將軍等搭機離西昌飛海口轉台灣，羅將軍留在西康，統率殘部，原擬退入山區，建立遊擊基地，與匪作長期戰鬥。但因匪勢猖獗，加之當地叛彝蠢起，助紂為虐，局勢險惡，自三月二十七日撤守西昌後，僅率長官部少數官兵衝出重圍，二十九日退守冕寧縣的甘相營，匪尾追不捨，經過三晝夜堅苦戰鬥，官兵未進飲食，饑餓疲困不堪。羅將軍當眾槍決由匪派來勸降的說客，宣示拚鬥到底的決心，全體官兵感動哭泣，矢志再戰。

四月一日，彈盡力竭，所部傷亡殆盡，羅將軍一面指揮官兵勉力突圍，一面決意自戕殉職，以免被俘受辱。經十餘衛士苦求勸阻，擁扶逃離戰場，在山途中，又遭數百叛彝包圍，激戰一晝夜，親隨官兵全部殉難，剩下他一人，被滾木擡石攻擊，遍體鱗傷，當場昏去，叛彝誤為已死，劫奪武器，剥去衣服後，將他赤身拋入山溝。嗣後匪軍據報，大肆宣傳他已陣亡，所幸天佑忠良，隔夕死而復甦。

### 與伍道遠游擊川北

羅將軍在其自述脫險經過一文中（曾載中外雜誌第二卷第六期五十六年十二月號），曾說：

「我在大陸最後的戰鬥中，未能以死報國，誠然是軍人莫大的羞辱，但也因此才能以劫後餘生，重逢伍道遠先生，繼續爾後半年間，我們共同的奮鬥。」又說：「能够與伍先生相逢，是我瀕於死亡生命的一大轉機。」

伍道遠四川仁壽縣人，本名籍，是戴雨農先生的幹部，抗戰時期在東南敵後抗日，頗著勳績。為青年黨籍提名當選的國大代表，是一位堅決反共、至死不屈的鬥士。成都陷匪後，前往西昌，胡宗南將軍特派他為四川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撥發經費武器。在西昌失守前幾天，伍道遠同新編第三師師長李玉光，帶隨員和少數部隊，動身回四川。為逃避匪軍發現，沿途多繞道潛行，進程緩慢，羅將軍在難民羣中，傷病交加，步履艱難。一天他與伍道遠等在同一道路上，彼此相值似相識，但都不敢貿然指認，伍道遠等走到前面一個小村留下，派人在路上等候羅將軍，戰友重逢，恍如隔世，悲喜交集。

經過伍道遠、李玉光一路的照顧，羅將軍的傷勢逐漸痊癒，精神隨之恢復。三位反共鬥士，沿途推心置腹的商討對匪鬥爭計劃，伍、李兩位竭誠表示，盡所有力量，接受羅將軍的領導，使他似一堆死灰中復活的火焰，重燃起反共復仇的願望。

三十九年五月中旬，一行抵達四川洪雅縣屬的吳莊，陸續收編的官兵已多達八十餘人，決定在此地徵購糧食，準備進入總嶺山建立遊擊基地，時近黃昏，羅將軍指定李玉光帶少數人進村接

洽，其他官兵屯駐四週山上戒備。李等入村見一切平靜如常，乃邀邀大家到村內住宿，計議購糧事宜。伍道遠亦說，此地是李玉光的家鄉，也是他的勢力範圍，料無問題可慮，於是羅將軍便率一部官兵進駐該村，不料第二天清晨，一個輕裝匪軍營，由相距八十餘里的洪雅縣城，急行軍趕到吳莊，展開包圍攻擊，槍聲一響，到處衝殺，村中部隊完全陷於被火網控制的危境，羅將軍拚死衝出，藏匿在後山竹林內，未被匪軍搜獲，其他人員，除伍道遠脫險外，李玉光與西南長官部政工處處長李猶龍等，均被俘遇害。

### 忠烈丈夫道義夫人

羅將軍形容吳莊的失敗，是他一生無可彌補的錯誤，但不幸中之大幸，又在途中遇到伍道遠，經過一個半月的潛踪北行，到了四川井研縣，伍道遠安排他在其親戚家中養傷，改名換姓，化裝鹽工。伍本人為發展遊擊武力，仍在到處活動，且已有相當成就，七月下旬，羅將軍被接到成都，參與策劃指揮工作，因此得悉川北松潘附近，有二至三千人的反共武裝部隊，其中有周迅予部，周曾在成都接受西南長官部的委派，任四川人民反共自衛軍縱隊司令，與羅將軍相識，因此決定以川北松理茂三縣為遊擊活動中心，逐漸向山區謀求發展，計劃先往聯絡，協調掌握運用，當時伍道遠正患病甚劇，不能行動，特為找到一個黃姓藥商與羅將軍同行，不意走到崇寧縣，即被匪軍盤查扣留，因他二人答復詢問，稍有出入，引起懷疑，經更番審問、誘迫、恐嚇達兩晝

夜，終以無何證據，未遭嚴厲處置，後經伍道遠派人前往營救，交保釋放。羅將軍受此打擊，並不氣餒，過返成都，擬謀取路條，再赴川北。

三十九年十月中旬，伍道遠突然被捕，十一月上旬遭匪網綁遊行殉難。到此一切頓失憑依，茫然不知所措。伍道遠在被捕之初，接見其夫人時，曾以暗語要她迅速協助羅將軍逃離成都，當伍夫人找到羅將軍，轉告了伍先生的話，他還在猶豫，不想輕易放棄川北計劃。後來伍夫人邀同另一位亦在成都被捕遇害的軍校同學劉展緒的夫人，幾度往訪，垂淚苦勸，請其火速離川，並共同變賣手飾，助其成行路費。在中原板蕩之秋，赤禍橫流之際，有如此忠烈的丈夫，又有如此道義的夫人，真足以感天地動鬼神！

### 聞關來台歷任要職

羅將軍於四十年元旦，帶着創痛的心情，冒險東下，經過幾許難關，無數艱危，終於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五日安抵台灣。回到台灣後，先後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第一廳廳長、參謀次長、陸軍第一軍團司令、陸軍總司令、三軍聯合大學校長、三任副參謀總長，其中有兩任兼執行官，又兩任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此期內，也先後進入國防大學，美國指揮參謀大學，國防研究院，接受軍事與政治高深教育。

四十八年七月在調任陸軍總司令時，晉任陸軍二級上將，五十九年七月，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自請退居備役，旋受聘為國策顧問。六十年應經濟部之邀，先擔任中國磷業公司董事長，繼

轉任台灣機械公司董事長。二十幾年來，貫徹總統蔣公建軍思想，釐定國防制度，推行整軍建軍政策，充實戰備，提高戰力，近年主持重要工業建設，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負責盡職，貢獻良多。

### 力學不倦寡言務實

筆者在國防部服務，有四年直接受羅將軍領導所獲的印象，覺得他確有高人一等的修養，和與眾不同的風格，他之所以如此，厥在好學深思，不管公務如何繁忙，他每天總要抽出時間研究專著，慎思明辨。凡是他看過的書籍或公文，均不易忘記，他的辦公室堆滿了各種中英文工具書本和重要的報章雜誌，以便隨時參考，補充新知，增廣見聞。他對任何一個問題，都能提出有深度有遠見之正確看法，祇是惜言如金，不輕易開口，就是開口，也是輕言細語的幾句，非有必要，很難聽到他滔滔不絕的高論。但是遇到攸關軍事大計問題，常能盡其所知所見陳述意見或提出建議，十之八、九都能立被長官採納。特別是對作戰方案的構想，他更有其獨到之處，不特常令許多中國高級軍事幕僚心悅誠服，即外籍軍事專家亦不敢輕動一字。他早年所著的「沙盤兵棋演習指導」、「孫子兵法研究」，以及近年所著「中國邊防建設研究」、「中國國防組織研究」，以及其他重要軍事論文，都是不朽的名著。

至於平常處理幕僚業務，更是既審慎又明快，主持會議，最能耐心傾聽別人意見，從善如流，決不武斷，亦不空言泛論，總是三言數語，治

### 不計名位不掩缺失

中肯綮。批示公文，同意的立可遵准，不同意必批出修正要點，不教幕僚去猜測揣摩，勞神廢時，他兩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便說明了國防部當時的業務，少不了他這樣傑出人才的勤助。

談到他的為人，別有一種人生哲學，他自離開黃埔以後，事業上一帆風順，歷居要職，官拜上將，應該是春風得意，不負平生。然而他却無半點自滿自傲之氣，他曾多次向筆者說：「不論文武，名位官階祇是一時職務的表徵，對個人生命的虛實，並無任何實際的作用，惟有對國家民族或社會人羣真正做出幾件歷久不磨的事功，在歷史上留得住，給後人看得到，那才是一個人生命的充實和延續」，因此他這二十幾年來對個人職務的調動進退，一惟命令是聽，從無得失榮辱的計較，對上不諂不做，對下不驕不狂，同幹部士兵相處，從無疾言厲色，總是謙沖平易，和藹可親，做他的部屬，祇要你肯幹能幹，決不會長被埋沒。即使你偶爾說錯做錯，他也不會當面斥責。他最大的德性是祇記人之長，不較人之短，晚年常看佛經，心境又另一番修煉。

真誠不偽是羅將軍做人的重要原則，他在陸軍總司令任內，陪同總統蔣公到某基地視察「三角形攻擊戰鬥羣」演習，演習完畢，循例提出演習得失檢討報告，部份高級幕僚向他建議：「爲了提高陸軍榮譽，我們不妨多列優點，少舉缺點」。他聽了很不以為然的說：「演習目的，在發現缺點，謀求改進，優點固然要說，缺點尤其

不可掩飾，這樣才有進步。」另有一個事例，在他任陸軍總司令期中，出席一次非常重要的軍事會報，大家都偏重於戰備完成的優點報告，想用以符合總統 蔣公的期望，早定反攻大計。當輪到他發言時，他堅守實情實報原則，把陸軍戰備尚有待克服的缺點，一一列舉，他不認為這是暴露他自己領導陸軍的弱處，而祇知反攻大計，是攸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事，不可虛表一己之功，造成廟堂決策之誤，這件事為功為過，曾引起一時的爭論，但以總統 蔣公的英明，定取定捨，不會有錯的。

### 風範永懷積善餘慶

有人形容羅將軍「面似鐵冷，心像火熱」，

## 編輯報告

△旅美學人名教授高鍾潤博士，是自民國三十八年中俄斷交後二十八年來第一位經俄國踏入西伯利亞的中國學人，高博士為本誌所撰「西伯利亞紀行」是一篇最客觀最真實不加任何渲染的忠實遊記鐵幕見聞，值得細讀

△總統府祕書長鄭彥棻教授，懷着崇敬欽仰的心情，以感人至深的文筆，寫台灣第一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抗日保台以及兵敗內渡後，革命救國，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事蹟。不僅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而且極富可讀性。

△本年九月為前陸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

其實他的面部表情並不鐵冷，他的內心却經常如火一般的熾熱。不論是軍校同學，或曾追隨過他的袍澤舊屬，如有困難，祇要找上了他，他會不厭煩勞的盡其可能予以幫助，他與何志浩先生私誼甚厚，常將公家發給的制服料親自送贈何先生，並說：「我固然窮，知道你比我更窮」。在他病篤幾週前，睡在病床上還替一位同學許良玉中將的孤子弱孫，調處一宗受人挾制的房屋糾紛，籌得一筆生活教育基金，由他親任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諸如這類感人事件，不勝枚舉。

羅府數代積善，至羅將軍而益彰其德。自三十八年接出其母李太夫人來台後，盡孝奉養，晨昏定省，未稍怠忽，太夫人享壽八十有二，無疾而終。羅夫人葉紹勤女士，為金陵大家閨秀，勤

羅列上將逝世週年紀念，名作家謝應芬將軍為本誌特寫「羅列將軍的一生」，對羅將軍民國三十九年率領孤軍苦守西昌，臨危受命，冒險犯難可歌可泣的事蹟，有生動翔實的報導，令人讀來肅然起敬。

△前內政部政務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高應篤教授，年前退休後，潛心著述，寫下了他最珍貴的紀錄「從政閒話」，軼聞掌故，俯拾即是，是一部史料與文采並重的佳構。

△史學大師名教授蔣君章先生所寫「心臟病的醫療與休養經過」，記述他患心病醫療休養

儉持家，侍親育幼，著有賢聲。使羅將軍獻身黨國，一無後顧之憂。男女公子七人，男公子大維、大任、大楨、大濤、大銘、大坤、女公子大忻，均曾接受高深教育，學有專長，在國內外成家創業。羅將軍一生清廉，家無一椽之私，六位卓然有成的子女，就是他無價之寶的遺產，也是他積善修德的餘慶。

羅將軍平常生活規律，注重攝生保健，走起路來，總是挺身快步，精神飽滿。不意六十五年七月六日以泌尿小恙住進三軍總醫院檢查，經發現所罹之疾竟是胰臟癌，且已蔓延開了，羣醫束手，藥石罔效，延至九月八日，安祥而逝。一代儒將，永別人間，多少風範，長留懷憶！

六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於台北

### 編者

到康復的經過，是一篇彌足珍貴的健康長壽養生經驗談，字裏行間，在在都有至理。

△光復大復設計研究委員，工程專家吳國柄博士的八十自述首篇「英倫留學憶往」，憶述五十年前，遠渡重洋，留學英倫的經過，幽默風趣，百影紛陳，令人目不暇給。

△本期稿擠又因趕排提前出版關係，易恕致先生的「筆底煙雲五十年（二）」，陳廣沅教授「車聲麟麟歲月長（二）」，劉昌博教授「台灣搜神記（四）」以及原預定刊出之佳作多篇，不得已延至下期續刊，敬請作家讀者鑒諒。